

这是我第一次给自己写序。
回望人生半百感慨万千。长期把自己捆在工作、生活和奉老教子上,业余之时的饮酒和写作慢慢成了我的嗜好。于写作,我从新闻报道干到公文写作,从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到小说都有涉猎。往回捋,诗是我的最宠,功不唐捐,坚持最久。

孤寂时我会对着酒柜发呆,也常对着右边的假酒柜拷问自己的灵魂。我是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,我当兵,转业到地方工作,业余时间做一名作家和诗人,我都“真”吗?

人生假不得。一句谎话要用一百句谎话来圆。

与其说我在家里专设一个假酒柜是一种消遣或寻欢,不如说是在时时提醒自己,不论做人和写作都不要掺假。于是,回想创作“三线”长诗这些年,也算“真”多“假”少吧。

我真“走”。翻开写作足迹,已出版作品31部,其中长诗就有21部。从我2011年的第一部工业长诗《没有退路是路》出版开始,我就知道了贵州工业发展进程中最厚重、最不该被忽略的就是“三线”建设。所以,这15年来,不论在任何岗位上工作和业余创作任何题材的作品,我都特别留意和在意“三线”。我写六盘水能源资源“三线”《热血》,我行走于乌蒙山腹地深处的每一个煤窑,每一个钢铁旧址,每一个厂矿学校,有的关停有的还在坚持。我去了攀枝花,感受到那里的热天与高原贵州之间的热血潮涌;写航空“三线”《逐梦》,我“飞檐走壁”去抚摸镌刻于峭壁上的“艰苦创业”四个大字历经历史斑驳。我走进蛇出没的闲置多年的山洞和快要坍塌的老厂房,去聆听历史的回响;我写航天“三线”《飞天》,还邀约第一代“航天三线人”戚南强老专家从上海出发,同行前往中国首颗返回式卫星回收舱的落地现场,去行走和查看实景,感触实在太多,收获实在太丰富。2025年,为写出“三线”《火种》的现场感,我休假十天行走西域,在广袤的新疆大地上,找到当年“083人”实施“331工程”时建造的第一个地面卫星接收站……我的“走”让我的创作之源不干枯。正如古人说,行万里路读万卷书。是的,脚下自有



我写“三线”十五载

——写在第四部“三线”主题长诗《火种》出版之际

□ 小语

泥土的芬芳。

我真“挖”。从2018年中宣部首次明确“三线精神”是民族精神、国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,三线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。每一部电影、诗书、歌舞剧都有各自的领域表达和侧重。而我用长诗的方式抒情,将那段历史表达得舒坦的同时,我一边激情满怀用文学艺术表达,也一边深挖历史真相,从历史视角回望。我“挖呀,挖呀,挖呀,挖”,我明白了六十年之前的“三线”谋略,到1964年开始的分布实施,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慢慢收场,那长达十六年的时光绝对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大行动。

我真“述”。历史就是历史,那一代人的精神和行动是让人震撼的。他们背井离乡,远离大都市,把工作建在大山里,他们不仅是技术员,还是建厂房的搬运工,而且那

期间遇到了“国企改革”“市场改革”“军工任务减少”等诸多困难。有的不仅要与艰苦“斗”,还要与“人”和“事”斗。他们“斗”出无数悲壮的故事。我尽管只是一名手握笔的诗人,我给自己定位,我的笔尖是干净的,我胸前的纸留下无数空白。我要用留白的方式给他们建一个倾诉的菜园,不仅我要走进他们的内心,还要和我的采访对象一起醉,一起喝米酒,一起诗意表达。有“述”有诗,诗是呐喊者最有力的武器。所以,我在写“三线”时,情感越深处我就越在为我的主人公祈祷,也越想我的读者朋友能在文字里抚摸到那一代人和他们后人的心路。如《火种》里的《破产时光》,《“毛尖”小镇遇冰》,《热血》里的《“煤都”在呐喊》,《飞天》里的《内支职工你还好吗》……直击那一代人的内心世界。

我真“言”。《火种》是我的第四首“三线”长诗。我是在写完“三部曲”后就想着搁笔或转题材的,却有诸多文友在读完我的“三部曲”后建议,我一定要画“句号”和“圆满”。也有些零碎的我以前没说完的话,特别是在凯里和都匀行走过程中,我真切感受到他们的处境与无奈。《品一碗“262”厂的面条再出发》《走。闯深圳》等章节都是在书写那一代人从城市到大山,再从大山搬到城市,甚至去闯的行进路线图,完整勾勒出“三线人”坚忍不拔的性格与从不输输的品质。我行走多年的记录与采风,甚至与老三线人的对话,实质是在抢救和记录那些珍贵的往事,还在闲置的老厂和老记忆里翻开他们的酸楚。所以,相信总有一天要盘活那些现在看来闲置的老厂房,而在“活”之前,老厂老砖的存在都是我的诗,往后看十年二十年,那些记忆可能只有在诗里能找到。作为诗人的我,坚持着在做自己喜欢和被人们遗忘的事。

诗人做“真”不难。一位女作家说,谁让我不开心,就率性的怼怼骂骂,怼完骂完我又开心地生活。当下的如意,皆是人生的圆满。如果一个人活得连脾气都不敢有,那不叫卑微,叫“假”。

说“真”多了感觉自己打诨语,也为自己的“假”多说几句。毕竟我写的是“三线”建设,“三线”建设是一个时代的国家战略,一些不该提及也不能提到的人名、场景和地域,特别是一些产品型号、代码等等,我都只能以文学化方式处理。诗人心里要装着国家秘密和纪律。于是,本书中的人名多以化名。

搁笔抬头看看我的酒柜。但愿藏“真”酒的半边能让我诗酒合一,文思泉涌。装假酒的那一半逼我一日三省,深耕不辍,誓把真情真心的作品捧给我的读者。

■ 小语,本名杨杰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贵州省作家协会理事。其主旋律“长诗三部曲”《没有退路是路》《决战贫困》《大道出黔》获贵州省第五届乌江文学奖。“三线”主题长诗《热血》获第九届中国长诗奖。



苍穹三分辰

(组诗)

□ 简白

昼间书

白瓷碗碰碰的清晨
你突然推门进来——
收走满地揉皱的影
让晾了整夜的被单
鼓起金黄的帆

卧游录

总在关灯后开始缓慢的涨潮
漫过窗台、枕头、吃语的睫毛
银亮的绒毛抚平所有褶皱
我们取出体内生锈的硬币
在暗处反复清点余额

碎光集

是谁打翻了夏夜的谷仓
穗芒与穗芒间游荡着
去年走失的渔火
群鸟正在街回散落的哨鸣
所有等待抽穗的仰望
静寂飘满无人看管的河岸

■ 简白,本名李汉华,铜仁市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岁月》《南风》《贵州作家》等。

乡村振兴的在场叙事

——宋尧平《驻村日记》读札

□ 李茂奎

宋尧平的《驻村日记》近日由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,《驻村日记》分为上编“驻村日记”和下编“乡村振兴的思考”两部分,全书五十余万字,是宋尧平一年驻村生活的记录,也是他对乡村振兴的“在场”书写。《驻村日记》以日记体的形式,呈现了黔东南州从江县洛香镇塘洞村乡村振兴的画卷。

《驻村日记》是宋尧平以个人视角,记录自己从2023年下半年到2024年上半年任塘洞村驻村第一书记的故事。小说有日记体散文,《驻村日记》也可以说是一部日记体散文。作为一名长期扎根新闻界、深耕民俗领域的写作者,《驻村日记》同时也是宋尧平在文学道路上不断探索实践的结果。作家观照现实,展现新的艺术形态,给我们带来启发和共鸣。

《驻村日记》不是时代的宏大叙事,而是在动人的生活现场,找到自己独特而坚实的“时代落脚点”,在看似“小”的叙事中,体现出关乎时代命运与人类处境的“大”关怀。人们发现了作家在乡村振兴中的所见所闻、所历所感、所喜所忧,与广阔的时代现实形成共振点。宋尧平生长在农村,从农村来,又到农村去担任驻村第一书记,是带着感情去的。塘洞村,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洛香镇西北部,其辖区面积达26平方公里,下辖宰旁、转堂、宰美、归先、平应、几告、宰仔、宰兰、井登、广会10个自然寨,共24个村民小组。与镇政府驻地相隔26公里,距从江县城55公里,四周山峦连绵起伏。塘洞村又是洛香镇最偏远的村寨之一。这样的条件,要做好乡村振兴驻村工作不是一件易事。从《驻村日记》中,我们可以看到宋尧平艰难地前行着。宋尧平一到村里,除了走访监测户、巡河、和群众吃连心饭、抓基层党建、填写各种表格、迎接各种检查、催缴医保社保、开展“办实事送温暖”“送学上门”活动、农村消防宣传、抗凝冻、道路交通安全、地质灾害隐患排查、矛盾纠纷排查、人饮情况排查、劳务输出、发放鱼苗、人居环境整治、食品安全包保、摆地摊核销、森林防火、城乡低保核查、“两癌”筛查、接待群众来访等常规工作,还捐助助学、帮助村民销售农产品、帮助村民收割稻谷、翻山越岭找水源解决村民饮水问题、帮助农户插秧、帮助村寨鼓楼修复等,还积极宣传推介塘洞以及找项目发展集体经济等等。

这些我们熟悉的配方、熟悉的味道。日复一日地重复,却是驻村干部的日常,也是最真实的记录。作家作了别样的呈现。宋尧平描绘乡村振兴农村新图景,写出驻村干部日常生活的基本状态。

《驻村日记》除了书写了一些驻村干部

的故事,也向我们刻画了一些令人难以忘怀的普通群众的人物形象。腿有残疾的姑娘石优吉,行动不便,辍学在家,现在24岁,平时喜欢用手机看小说,坚持写日记,想成为一名作家。身残志不残。在洛香街开一家墓碑石材加工厂的塘洞村石斌,他原来是村干部,为人豪爽,十分大方。杀一头羊聚餐,在自家摆起了长桌宴。豪放不羁的形象跃然纸上。

面对乡村振兴工作中的种种挑战,作家也有自己的思考。宋尧平在2023年9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,我们究竟该如何前行?未来,我又递交一份怎样的答卷?”尔后,作家在《驻村日记》中有了自己的答卷。“塘洞村乡村振兴现状、难点及突破”“塘洞村乡村振兴的启示”等,对乡村振兴工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

《驻村日记》从写作姿态上说,不同于呈现新农村建设的命题写作,也不同于专注“大地知识”的乡愁书写,而是力图取一种客观态度呈现他眼中的乡村振兴工作现状。可以说,以碎片化的驻村工作生活图谱,带出乡村新变,进而缀合成一幅完整的乡村发展图景。提供了观察当下乡村、村干及农民精神状态的不可或缺视角。《驻村日记》不同于乡村振兴叙事书写的“最美乡村”或“典型示范村”,而是以一个独特而又有典型性的村寨村寨,提供了观察当下乡村及农村发展的新视角。

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往往在于对现实的深切书写。《驻村日记》不论以何种方式介入现实,以文学的方式重现当代乡村振兴的日常生活,以碎片化的驻村生活图谱,不仅体现于作品所触及的小人物的“工作史”、乡村伦理变化、基层治理困局等社会历史层面,更体现在以“驻村”为中介,回归乡土经验,突破固化文学观念,生成新的形式机制。作品通过“碎片现实主义”手法,以时间为经,空间、场景为纬,描绘了乡村振兴这一宏大主题的一个侧面。日记形式所呈现的,有作家工作的匆匆记录,也有其深入的思考、细致的省察。文笔灵活自由,夹叙夹议,读来亲切、熨帖,是作品值得称道的一大亮点。该作品行文朴素、不事雕琢。

乡土是中国文学的精神沃土,优秀的乡土作品始终以文学的方式表现人们的真实境遇,反映时代精神。《驻村日记》的创作表明,唯有深度沉浸生活,表现乡土世界的真实状态,文学作品才能收获读者的信任和喜爱。

■ 李茂奎,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民族文学》《民族文汇》等。



石巷碉楼 笔绘屯堡

□ 红尘一鹤

素笔游走在纸面,将黔中屯堡的石墙、碉楼与巷道一一复刻。青石板的纹路里,碉楼的飞檐下,藏着六百多年军屯的岁月辙痕。一笔一画间,是对明风遗韵的深情回望,也是把散落在山野的乡愁,定格在方寸纸间。

■ 红尘一鹤(笔名),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诗歌月报》《山花》《南风》等,合著诗集《云彩草书的丰沛》。

